

# 光辉的里程

杜鹏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光辉的里程

杜 鹏 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陈 明 光

光 辉 的 里 程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 264,000 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3

197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 10019·2550

定价 0.79 元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年青的朋友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年青的朋友·····     | 3   |
| 平常的女人·····     | 24  |
| 工地之夜·····      | 42  |
| 夜走灵官峡·····     | 52  |
| 第一天·····       | 57  |
| 延安人·····       | 72  |
| 光辉的里程·····     | 93  |
| 飞跃·····        | 112 |
| 瀚海新歌·····      | 139 |
| 工程师·····       | 161 |
| 难忘的摩天岭·····    | 181 |
| 《年青的朋友》后记····· | 207 |

## 第二辑 在和平的日子里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十字路口····· | 211 |
| 第二章 一场争执····· | 228 |
| 第三章 祸从天降····· | 25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章 夜里发生的事情.....   | 310 |
| 第五章 不平常的一天.....    | 335 |
| 第六章 震动天地.....      | 373 |
| 《在和平的日子里》初版后记..... | 403 |
| 《在和平的日子里》再版后记..... | 407 |
| 重印后记.....          | 408 |

第 一 辑

年 青 的 朋 友

---



## 年青的朋友

---

去年秋末的一个早晨，我站在观音山旁的公路边，打算乘便车到龙亭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。过往的车子，都满满堂堂地载着材料，捎个人是万万不行的。我一看表，心里急得象油煎。开会时间快到了，可是路程还有五、六十公里。没法子，只好请工程段党委书记帮帮忙，再为难也得找个车子送我。

我提出了要求，党委书记倒挺痛快，他说：“行呀。小车子不在家，为了不误事，找辆十轮卡车送你也行。”他摸摸下巴思量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要赶路，非让王军的车子送你不可。你不认识他？哦！这可是你的损失。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人物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有点顽皮。”

这才怪！在千余里的宝成铁路工地上，谁比司机工人更活跃？施工紧张的时日，各工点上的干部、工人都念叨着“材料”，司机工人们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狂风暴雨，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能按时把材料送到。这工夫，他们象消防队队员，也象救命的医生；更别说我在宝成铁路工地遇到的许多司机工人，十个里头有九个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，满身都是荣耀。作为这些英雄好汉之一的王军同志，怎么能说“有点顽皮”？“顽皮”这个

字眼，象是只能和小孩子联系起来。

我跟党委书记走到运输队的停车场。这里真够热闹：一辆汽车呜呜地开来了，又一辆汽车呜呜地开去了；车轮卷起的泥片飞溅在空中。车场里摆着许多汽车，有的司机在擦车，有的在修车，有的在加油，一股汽油味和铁锈味直向人鼻子里冲。我们身边有一辆大卡车，一个人仰面躺在大卡车底下的泥地上，正用锤子当当地敲打着。他一边敲打，一边腿在空中乱蹬，好象在给胳膊使劲。

党委书记说：“哎，小王！送这位同志到龙亭去！”

我想补充说：“要快！”话没出口，党委书记就用肘子微微碰了我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必是这位司机工人象我碰到过的有些司机工人一样，脾气很怪；要不，就象党委书记说的一样，这人“有点顽皮”，弄不好会顶起来。今天我坐这辆车子，可得留神！

王军从车下爬出来，在地下打了个滚，象演戏的“武把子”似的一蹦跳起来，端铮铮地站在那里。不过，他一看面前站着我这个生人，脸上的调皮劲收起来了，变得严肃了。他，个子不大；歪戴着油渍渍的工人帽，脖子上围了条白毛巾；上身穿件深红色的皮夹克，下身是志愿军战士穿的那种黄军裤；脚登短筒皮靴；整个看来，象是一块生铁铸成的人。他把那又脏又破的白粗线手套从手上拉下来往裤兜里一塞，瞅了我一眼，头猛一摆，说：“上车！”嗓子是沙哑的，必定是成天在大喊大叫。

我坐到驾驶室里。王军把锤子、钳子、螺丝扳子放到车场旁边的工具箱里，扭过头，蹭蹭蹭地跑来，嗖地就窜进了驾驶室。他发动车子的时光，我仔细地打量这个小伙子：右眉毛上

边和右耳后边，有着不太显著的疤痕。这疤痕也许是小时候跟人家打架留下的，也许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国鬼子的炸弹皮划破的。他的嘴唇是刚毅的，不过那嘴唇上细嫩的毫毛，让人觉得他到底还有点稚气。

汽车刚出车场，缓慢地滑了百十公尺，一上了公路，我立刻就感到耳边的风大了。汽车象插上翅膀一样，顺着弯弯曲曲的盘山道飞开了。山往后移，树往后倒，公路也象个活的东西似的直往汽车下边猛窜。嘿，霎时你就会飞到前边那山峰和蓝天相接之处。

小王把着方向盘，上身向前伏着，快要压到方向盘上了。伸长脖子，头一动也不动，紧绷着嘴唇，圆滴溜溜的眼睛睁得挺大，勇猛而机警地盯着前方，象运动员正在赛跑，也象端着刺刀的战士正向敌人冲击。忽而左边是绝崖，忽而右边是峭壁，忽而下沟，忽而上山，我的头有点发晕，可是车子的速度反倒是越来越快。我心想，这精力过多的小伙子，今天是下决心要把我送到万丈深沟里去！不过，说句公道话，这小伙子开车当真是有一手。比方说，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稀稀疏疏地摆在公路上，他把方向盘轻轻地拨弄几下，飞速旋转的车轮绕来绕去，也碰不到石头上。这么着，车子快是快，可挺平稳，让你觉得好象乘着箭也似的汽艇在水面上破浪滑行。

汽车上了秦岭，我回头一看，啊呀，多险哪！从山坡底下爬上来的川陕公路只有一两尺宽，象一条随风飘动的很长的丝绸带子。看看这弯弯曲曲的公路，对王军开车的技术就更加惊服了。秦岭下边的观音山，天气挺好——至多需要穿件夹袄，一上了秦岭，寒冷立刻包围了人，象是数九寒天。山腰

里缠着云彩，头顶上纷纷扬扬地下大雪。雪片落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，挡住了视线，你把雪片擦去，满山遍野白茫茫的雪又刺激得眼睛发痛，直淌泪水。时不时地还能看见一些黑点在雪地里移动，那是一群群下班或上班的工人。

王军猛然煞住车，跳下来，迅速地把车子检查了一番。随后，他的脚象是特别富有弹性似的，一蹦就倏地窜上了车，和那杂技团团员穿火圈一样。啪地一声关住车门，身子在弹簧座子上闪了几下，又把头伸出窗子，吹了个响亮的口哨，喊：“每小时四十公里，前进！”汽车唿地又飞开了。

又是那个姿态：把着方向盘，上身抢前，伸长脖子，眼睛睁得挺大，勇猛而机警地盯着前方，象运动员在赛跑，也象战士在冲锋。

## 二

过了秦岭以后，根本看不见雪，天气也暖和，人也觉得爽快了！

车子飞奔着，迎面来的汽车，倏地从我们的车子旁边擦过去，带着一股风；在这一闪之下，你可以看到那驾驶室里年青的模样和生龙活虎的姿态。每当迎面来的汽车将要闪过去的时候，王军的眼飞快地一扫，喊：“刘得山，好样的呀！”又一辆车子闪过去了，王军又喊：“王子和，你小子棒哪！”有时候他要超车，呜呜呜地一股劲按喇叭，人家不让路，他火气来了，又摇头又嘟囔：“什么司机工人？没有受过教育！”当他超车的时候，总要狠狠地瞅那个司机工人一眼，喊：“别假眉三道的！”

我说：“王军！你对人的态度可不够好呵！”

王军的头摆得象摇拨浪鼓似的，很不满意自己地说：“说的是呀！嗨，为这，我也没少受批评！”可是当他使劲地按喇叭，前面的一辆车子不肯很快让路，他又发火了。他，加快速度赶上去，在刚要超过那辆车的时候，狠狠地盯着那上面的司机工人，喊：“耳朵借给人家用了？”

车子超过去以后，王军不叫了，也不喊了，象是突然想起什么，还有点心事重重。他的全部情绪都写在脸上：做了某种不应该做的事而产生的那种无法挽回的苦恼！他苦恼得那么深刻、真挚而又稚气十足。嗨！什么事情搅乱了他单纯诚实的心境？我真想和他分担那份苦恼。去吧，想这些干什么！他这号人，霎时，让他烦恼的情绪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；转眼之间，他又会活蹦乱跳，满脸是笑；再说，哪一个年青人的心里，不是时时闪过各种上天入地难以捉摸的想法呢？

王军把车子开到一个小镇子上。这里，老乡们正敲锣打鼓参加高级社哩。我要去找水喝，就让王军煞住车。王军煞住车以后，我以为他准会蹦下来看热闹，可是他望了望欢呼的老乡们，一点想下去看的意思也没有，反倒是把脖子上的白毛巾扯下来，擦了擦手，又从车座下边拿出来个整整齐齐的本本和几本书。然后，把书摊在膝盖上，演算代数题了。

我们歇了不到一刻钟，一辆嘎斯车赶上来了。一位司机助手，没等车停稳就推开车门，跳下来。一边用脖子上围的白毛巾擦汗，一边瞅着王军的车子喊：“这车上的司机呢？什么玩艺，敢开口骂人！”

我一惊，轰地冒了一头汗，手里端的水碗险些翻了。这位

司机助手竟敢在老虎嘴上拔毛！我提心吊胆生怕王军从驾驶室冲出来。怪呀，王军不声不响，当然更没有冲出来。

这工夫，从嘎斯车的驾驶室里下来个身材高大的老司机。他，胳膊伸展了两下，又背着手象散步似的绕着他的车子这里瞧瞧，那里瞅瞅，用脚蹬了蹬轮胎，然后转过身，望着那些敲锣打鼓的老乡们。我走近一看，嘿，这不是张师傅吗？前几天，我从工地起身到城内工程局开会，就是他把我捎去的。这人开车，象是时刻都在薄冰上行驶一样，那个稳呀，真急得人心能跳出口！

我说：“张师傅，又在这儿碰见你了！”

张师傅冷淡地点了点头，缓慢地走到王军的大卡车旁边，不言不语地朝驾驶室望了望。这一望不大要紧，王军却被那钳子一样的眼光从驾驶室里钳出来了！

“张大叔，你好哇！有月数天气没照面啦！”王军规规矩矩地站到那里，满脸通红，耷拉着眼皮；还用手指在车头的引擎盖上，一道一道地乱画一气。

张师傅没有招理王军，只是聚精会神地用右手扣着左手上那白线手套上的油泥。站在他身后的那位年青的助手，带着挑战和幸灾乐祸的神情，挤眉弄眼，仿佛在讥讽王军：“喂！你画一道又一道，莫非是技术处的绘图员？”

事后我才知道，张师傅跟小王的关系还挺复杂。王军还不会呼喊妈妈的时候，妈妈就离开人世了。父亲是有名的钳工；作了三十年钳工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给了工厂主以后，死去了。死后，连一张裹尸首的芦席也没有！想当年，张师傅和王军的父亲在一个机器制造厂做工，苦闷的时候，两个人买点烧

酒和花生豆，默默相对，借酒浇愁。父亲死后，张师傅买了张芦席把自己的老伙伴埋掉。而且，把王姓工人的一条根——王军，收留在自己跟前，当亲骨肉一样看待。没多久，张师傅失业了。无奈何，便去给运输商人开大卡车转运货物。张师傅把王军带到车上，整整带了两年多。那时节，出车的时候，他把铺盖卷往车箱里一扔，把王军凑到车箱里，说：“照住行李！”小王把那捆铺盖一抱，便在车子的颠簸中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就这样，时而在城市，时而在乡村，时而投住在小镇店，时而露宿在荒野里。直到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以后，张师傅才随着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抢修铁路的工程队南下了。南下前，他把王军安顿到一家机器制造厂端水扫地；临别的时候只给王军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爹耍了一辈子手艺，到死没挣下一付棺材。如今，工人当家了，该怎么干活，你自己去捉摸吧！”……一九五一年，张师傅从我国南方动身随着工人抗美援朝大队，到了朝鲜战场。他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，从部队的后勤部门领到一辆大卡车；随车还来了个助手，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刚交十八岁的王军。

从此，这一对与众不同的师傅和徒弟，同生死共患难，在朝鲜战场的运输线上，建立功勋了。……

张师傅绕着王军的大卡车走了一圈，这里摸摸那里推推，然后背着手，用行家的眼光把这车子打量了一阵。车子保养得挺好，他很满意。这辆美国造车子是他俩在朝鲜开过的，被炸弹皮碰坏或被子弹打破的地方，全修理过了，看不出什么痕迹了。

他又看车前边的牌子：“安全行车十万公里。”说：“小军！如今，你是老练的司机工人了！不简单哪！”

小王一口一口地咽唾沫，象是他嘴里含着个酸梅。他说：“什么呀，你还不知道我的本事！”

张师傅口气沉重地说：“刚才你超车的时候，大骂了那一声，我就知道你现在本事不小噢！”

小王脸腮的肌肉，剧烈地抽动了一下，前额上满是汗珠，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张师傅没有答理，扭转话头问：“听说你受奖了？”

小王眼睛忽闪忽闪眨着，好象他要瞅机会突然逃跑一样。

我连忙插上说：“张师傅，刚才小王在路上给我说：‘同志！我受了一次奖，又受一次处分，功过相抵，不盈余也不亏损，照财务主任的说法是：收支平衡。’你听，多有意思！”

小王咬着嘴唇，瞪了我一眼，好象在责备：“咱们俩开玩笑瞎说的话，你端到这里干啥？”

张师傅不动声色，冷冷瞅了小王一眼，说：“你的气力不小，可要往正经点儿上用。”他走到自己的车子跟前，回头又问：“我前天碰见小范，他说你找了个对象，这可属实？”

小王满脸通红，乞乞吭吭地说：“别……别……别听他瞎广播！”

### 三

晚上，我们返回来，秦岭上大雪下了半公尺厚，车子往前攻，雪象波浪一样向上翻。雪片落在挡风玻璃上，司机什么也

看不清。那一对车灯也是昏暗的，象是电力快消耗尽了。这工夫，小王把着方向盘，眼睛一眨也不眨望着前面，脸上显得坚强而严肃。突然，嘟地一声，汽车在秦岭山顶上抛锚了。我和小王急忙跳下来推车，哪里推得动啊！哎呀！在这风雪交加的深夜，前不着村，后不挨店，大风呜儿呜儿地发出各种怪叫声；雪片转眼之间就把我们裹成个雪人。手脚全冻得麻木了，脸上反而烧得象火烫。小王把车下的雪用手刨了刨，钻到车下去了，折腾了一阵，总算搞好了。小王要上车又上不来，棉裤冻得直溜溜的，腿不能弯曲。他让我用摇把把那冻硬的裤子敲打了一阵，才坐上来。

我们回到工程段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。我想，就算小王有使不尽的气力，今天也够他受！

小王一下车，马上放了水箱的水，接着又收拾车子，擦呀，扫呀，洗呀。

我在车场里来回走着，不停地跺脚取暖。

小王说：“你呆在这里受什么洋罪？去睡呀！”

“深更半夜去找谁？对付一会，天就亮了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小王不容分说地把我领到司机们住的小棚里。棚子里搭着通铺，铺上睡了三、四位司机。通铺旁边有一炉火。小王把我安顿到他的铺位上，一转身，不见踪影了。

我哪能睡得着啊，浑身透湿，冻得要死。我爬起来烤了一阵火，又出去转游。天黑地暗，只有周围高山上星星点点的电灯陪伴着劳动的人们。突然，我旁边一个房子内的电灯亮了。我看见小王扒在窗外，砰砰地敲窗子，还轻轻地叫：“小李！小李！”

窗内边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：“谁？深更半夜叫什么魂？”

小王满和气地说：“是我，是我！找小李哩。”

“哎呀呀！找李一荣干什么？”

小王央告着说：“有个问题要讨论嘛！”

“去你的鬼吧！这时光还来讨论问题？闹的四邻不安！小李上班了。你有心劲，胳膊撑在地上，四条腿儿朝山上爬。”

小王说：“哎哟哟！小赵，你不乐意？有人找你‘讨论问题’也不是坏事呀！”

“你走不走？破坏作息制度，明天看我跟你算账！”

小王一转身，碰见我，怪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还没睡？”

“没有。喂，小王！李一荣是谁？刚才窗子里跟你顶嘴的那个女孩子是谁？”

小王跟我走到司机工人宿舍里，说：“低声！低声！别搅扰同志们。李一荣是我的爱人，一个空气压缩机的司机。刚才那个乱咋呼的小姑娘是电话员小赵。她年纪不大，舌头象刀削的一样尖。起初，我和李一荣谈恋爱，她还满热心地来回给我们传情说话，自从上星期三发生了那件倒楣的事情以后，小赵看见我就象吃了苍蝇一样。……”

真有趣！上星期三夜里十二点，小王执行任务回来，怀里揣了个半斤重的苹果。这苹果是一个同志从北京带来的，说是朝鲜苹果。朝鲜苹果好，那就别说了。他想把苹果递给小李，转念一想，又觉着不对。人家工作了一天，半夜打扰醒来，算什么话？可是他摸摸那个带着他的体温的苹果，心里又发痒。是的，给苹果不给苹果，算好大的事情呢？最关紧要的